



那片山水的情意

□朱宝珠

丈夫曾经服役过的部队驻地温州，也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
那年秋天，我满心欢喜地接到调令，心急火燎去该地教育局报到。人事科却悠悠悠悠，让我自己选择合适的学校。走遍部队附近的农村学校，竟找不到一所心仪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温州市郊学校，校舍设施简陋，破旧得难以想象。心里好一阵子纠结郁闷，仔细想想也释怀了：人不能不知好歹，千方百计、绞尽脑汁地调到温州，正是为了解决牛郎织女两地分居，不是为了享受学校的优越条件。

横下心来，爽快地挑了所中小学合在一起的“戴帽子”学校。此校坐落在山脚下，与部队只隔着一座小山。早上带着儿子，登上弥漫着氤氲云雾的层层台阶，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，感觉像进入了偌大的氧吧！这样的上班路新鲜有趣，可天天爬山，确也有点累人。

初来乍到，听温州话似听外国话。庆幸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，遇到古道热肠的王老师。她耐心地帮我翻译温州话，又教我日常的口头语。

龙湾这块依山临海的福地特别敬师重教，男女教师一律尊称为先生。温州方言简练、省字，放学路上碰到学生，他们很有礼貌地与我打招呼：“支三，你该？”我漠然，“朱先生，您回家？”学生又用普通话与我对话。

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件小事，更印证了龙湾村民感人肺腑的尊师之情。

部队家属楼后面连绵的小山上，村民种了许多番薯。暑假里，那些年龄稍大的孩子，带着十来个懵懂的孩子上山“烧烤”，就地取材挖番薯。当时番薯才长到拇指大，熊孩子不甘心找不到大的，拔掉了人家半畦番薯藤。

番薯地的主人老远看到，大吼一声，大点的孩子四处逃散，剩下小的，也包括我的儿子被抓住了。同楼的军嫂与我一起上山领孩子，看到村民心疼被糟蹋的番薯，我俩赶紧赔礼道歉，并想适当赔偿其损失。

当知他是龙湾白楼下的村民时，我高兴地告诉他，曾在那里做过老师。那村民当即笑了，说“没关系，没关系”，要我带着孩子立即回家。同去的军嫂也奇怪了，你一说当老师的，那村民就这样客气了。

其实，我在白楼下学校只待了短短两年。因改革开放需要，把地理环境优美、发展前景广阔的龙湾地块整体开发，成立了新的龙湾区。我的工作随之调到了区教育局。

人调走了，可我心里常常念着王老夫妇对我的好。随军头几年，不知是离开父母的缘故，还是水土不服，总是病恹恹的。第二年请了一个多月病假。丈夫去

椒江执行任务，顺便带我去疗养。五六月份湿气重，待回家时，看到搁置的大米，上面稍有发绿。我无意中问王老师说起。不料，她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就来了，说这大米他去处理。早稻收割后，特意送来新米，这是怎样的情谊？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那种书本上叫车前草、宁波人称为“天井叶瓣”的野草，温州人当宝贝，家家菜地里种着，如身体不适上火时，摘一把叶子熬汤喝。宁波人钟爱的马兰，他们却视为路边草，无人青睐。小山坡下，部队长长的围墙边，碧绿青翠的马兰成片生长，无人问津。回家探亲偶尔提起，“多好的东西，可惜了！”母亲轻声惋惜。

春天来了，马兰又抽出嫩叶，与丈夫各带菜刀和大编织袋，割马兰去。当地人好奇地问“做什么用啊？”“当菜吃，也能当药”。这年，我晒了一大包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马兰干带回宁波。

温州与宁波一样，特产丰富，海鲜又多又新鲜。那年小弟刚从部队复员来温州小住，看到买回家的野生梭子蟹的脚还会颤动。煮熟一尝，蟹肉丝丝，鲜美之极。兴致十足，礼拜天约上老乡，到濒海小镇买蟹。鲜活的蟹，二角钱一斤。花三四元钱，提回一大筐，弄得家里盆盆罐罐全是蟹。至今，小弟仍忘不了这蟹的好味道。对养殖蟹、冰鲜蟹，横竖找不到当年那个野生活蟹的绝佳美味了。

刚调回宁波，单位同事都把我当温州人。“过年，你回温州老家吗？”常常听到这样的话。可见在我身上，已刻下温州地域深深的烙印。离开温州部队多年，总有熟悉的人和事徘徊在梦里梦外，也许，这也是一种割舍不下的乡愁吧！

可爱可敬的楼老

□汪校芳

前几天，突然想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先生，他是已故的前宁波黄埔同学会会长楼吉康先生，于2017年离开我们，享年99岁。

我1999年调入到民革宁波市委机关，与楼老先生任会长的宁波黄埔同学会在一个大院。黄埔同学会与民革有着天然的联系，我们接触较多，有时他还来我办公室聊过去的事情。在每次的政协会议上，这位宁波最高龄政协委员的发言总是思路清晰，中气十足。九十多岁的他还精神抖擞，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；九十多岁的他还常有新著出版，编辑出版一本书似乎比老母鸡生蛋还方便。我一直在探究老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，感到他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三心：童心、开心、诚心。

先说童心。每次见到老先生就会想起用舌头舔去墨迹的一个动作。那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，老先生主编出版了一套宁波黄埔军校同学会图文集《黄埔军魂爱国情》，里面还收录了我的两篇小文章。那天碰上我，说起书刚出版，感谢我的支持，让我到他办公室多拿几本书来。在其中的一本上用毛笔签下他的大名，是老先生的惯例。边与我交流边签名，他把我名字的“芳”错写成“方”了，只见他立马用舌头舔去这个字，再用边上的湿巾纸轻轻一擦，就恢复了原状。这个动作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看着他笑，老先生说这是小学时练就的“童子功”。

老先生的精神实在健旺，常有新作出版，每次都会送我一套，还签名盖章以示尊重。我珍藏着他的《岁月增辉》《岁月留痕》等自传，这类没有书号的书，可能会粗糙一些，但读来更觉真实和真诚。

再说开心。前年，我去同泰嘉陵参加一个纪念抗战老兵的活动，老先生也在场。他乐呵呵地对我说，等会有空陪你去考察我未来的新家。我听得一头雾水。原来，他在同泰嘉陵备了寿域。看到自己的坟墓还这么开心，这位老先生真的参透了生死。

最后一次见到楼老先生是在去年年底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夫人推着往单位走。我说老先生怎么啦？他说上几天发热了，从孝闻街的家走到单位有点吃力，夫人不放心就推着走。我边推着老先生边与他说着话向机关走。想不到在机关门口的小桥上，他一定要从轮椅上下来，让他的夫人将空轮椅推走，自己与我并行着去

办公室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，军人怎么可以让人推着上班。这大概就是黄埔军校的精气神吧。

三说诚心。民革宁波市委会组织成立宁波市书画研究会，本人为第一任联络员。为书画研究会有更好的发展，本人专门请教了曾任宁波天云轩书画社社长、天云书画学校校长的楼老先生。老先生离开书画经营已经几十年了，书画界还有他的传说。

想不到那天老先生没有说一句与书画有关的事，却与我说起了他的家事。楼老先生出生于诸暨县冠山乡霞蔚村，家中有七男四女十一个兄弟姐妹，父亲44岁就因病去世，当时最小的妹妹才几个月，就由他的大哥和家中老二的他承担起支撑全家的责任。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，1939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哥成了地主分子，他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18期，结果成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，不但失去了工作，还离开宁波下放劳动。大哥要他想方设法把家中的弟妹妹引向宁波，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有点出息。楼老先生说，现在他们楼家人在宁波的有68口，以他当时的身份还能得到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，唯一的原因是，只有真诚地为他人着想，才有可能获得他人的真诚回报。

待人以诚，心无挂碍。老先生给了我一个为人之道的终极答案。我感受过老先生的待人以诚。2017年书画研究会组织迎春书画展，想不到第二天一早，这位97岁的老人与他的夫人一起，捧着作品静静地等在我办公室门口，说自己人老字斜心却诚，必须要代表黄埔老兵送上一件作品，感恩全市人民对老兵的关爱。